

世
廟
識
餘
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庚戌秋八月北虜犯闕初虜旣犯宣府不得入遂引而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千七十里大同總兵仇鸞帥所部軍居庸關南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上所命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信謀報言虜回西北本兵亦以爲然請亟止鸞兵勿東還備大同上命鸞暫住居庸待薊州報緩乃回鎮及興州報至遂詔鸞留壁居庸聞警入緩命汝孝嚴兵守薊鎮

鞏華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山。乙亥虜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丁丑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薊州鎮諸將禦之。虜引滿內嚮以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西至黃榆溝等處拆埝入汝孝等兵大潰。虜遂由石匣營達密雲縣。轉掠懷柔至順義城下。圍之。聞保定兵駐城中。乃解圍而南。時警報日棘。有言虜遣細作潛住京師。謀燒各場馬草者。給事中王德奏以擡基廠等場積草半散。有馬官軍半。令五場商人搬入城中。准其上納之數。發壩上等處御馬於附近州縣牧養。勅廠衛五城譏察非常。仍遣重臣會巡倉御史守通州。太僕

寺解到馬匹無論已未投文急收入城武舉待試者
許自投薦卽爲錄用運軍未回者發通州守城翰林
科道有能出奇計欲以 上聞者聽 上嘉納之戊
寅虜至通州以白河阻不得渡乃駐營河之東岸孤
山一帶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
詔鸞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
東山兵引入援分命文武大臣防守京城內外提調
營務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鏞署都督僉事郭琮
閒住署都督僉事九聚兵部右侍郎謝蘭分守各門
正陽門英國公張溶吏部右侍郎李默崇文門襄成

伯李應臣戶部左侍郎駱顥朝陽門撫寧侯朱岳右
通政張濂東直門東寧伯焦棟太僕寺少卿張舜臣
安定門豐潤伯曹松大理寺右寺丞王達德勝門定
國公徐延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梁尙德西直門安
鄉伯張紳大理寺右少卿倪嵩阜城門宣城伯衛鏞
大理寺右寺丞陶謨宣武門靖遠伯王瑾禮部右侍
郎程文德皇城四門禮部左侍郎王用賓錦衣衛都
督陸炳以給事中張勳學御史魏謙吉等各四員充
監視官在京大小文臣中有知兵者悉聽兵部尚書
丁汝夔委用汝夔因條陳八議上既允行而用輔臣

嚴嵩等議加總督京城九門官二員用定西侯蔣傳
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給旗牌令以軍法從事駐守通
州止用堂上官一員命進表耳肅巡撫都御史王儀
往詔城中居民并四方入應武舉官生悉發乘城
晝夜防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率五城御史領之禮
部尚書徐階奏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勲貴又不
知兵今繫獄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素歷
邊疆咸著謀勇請如張達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
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緣事有名將官遼東
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時陳雖去京稍遠亦當赦

宥召之則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者關廂居民一
聞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
加意安插內有驍捷可用者卽募召爲兵旣可以充
實行伍亦弭亂之一端也又聞兵部欲發兵於城外
劄營蓋爲捍護關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趨走反挫
民心而關廂亦竟不能捍護宜急召總兵仇鸞入衛
仍饒其廩餼令蕪督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入
馬爲京軍先鋒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庶兩有所
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疏入 上深嘉
納之 詔宥綸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

丘仇鸞調遣餘俱如議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率師入援至良鄉列營崇文門外是日聽調副總兵朱揖叅將祝福馮登兵亦至彰儀門外人心稍安己卯虜大二衆營白河東分遣遊騎散掠枯樹等各村落去京僅二十里仇鸞帥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兵至通州列陣河西自固都御史楊守謙及朱揖等兵營於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紛紛皆謂城外有邊軍足恃宜移京軍入備內爨於是侍郎王邦瑞請以巡捕官軍營東西長安街而尚書丁汝璈亦謂量掣城外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俱報可吏部尚

書夏邦謨等侍郎敖銑等給事中俞鑾等御史王如桂等各條上退虜之策皆部議所未及云陞進表山西叅政艾希錚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同工部侍郎孫禮出城督治壕塹保守關廂命禮部尚書徐階傳諭九門防守官以虜未至毋輒先閉關以自困但加意防檢啓閉以時勿玩勿怯發銀五萬兩于密雲二萬兩于昌平克客餉庚辰虜住通州河東分掠馬林店等處殺虜沽民無數焚湖渠等馬房執刀侍楊輝等去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帥兵入援上令與仇鸞兵會悉力禦虜賞勇銀三十兩紵絲三表

襄所部兵給賞有差錦衣衛掌衛事右都督陸炳言
大厲睥睨通州未即渡河所恃者仇鸞兵扼其前耳
今相持已久遠卒飢疲餉不繼可為寒心宜趣令
兵部發兵應援令戶部發銀克餉令薊鎮守臣伺虜
歸路遮擊之事寧之日巡按御史王忬記錄功過以
聞上深然之因切責戶部曰仇鸞等各營兵馬至
此糧草不敷安能應敵李士翱等不以國事為重俱
令停俸戴罪即日計出兵食運送各營毋得違悞時
刻餘俱如炳言辛巳吏科給事中張秉壺奏今虜勢
漸逼中外戒嚴西苑宮垣低淺喧譁之聲易達 聖

聽非所以防奸訛養威重也。乞早還大內。如太陽中天。群陰自息。且使人心安輯。士氣奮揚。而醜虜不足平矣。上曰。爾等旣貞忠爲君。未可乘而恐動。上下勿擾。上諭戶部曰。近日關廂任民入城者。動米價頓貴。必至艱食。朕甚軫念。其亟發米五萬石。每石定價銀五錢。會官發糴。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逢時言。每石五錢。其價尤重。請定爲三錢五分。禁富民乘機瀆買者。從之。命都御史楊守謙同仇鸞調度京城各路。發兵馬相機戰守。仍懸示賞格。獲虜酋首一顆者。陞一世襲都指揮使。賞銀一千二百兩。獲虜首一顆。陞一

級直隸巡按御史姜廷願言虜犯通州乘城軍士止
一千七百人雖議發居民與各運官旗協守不過具
數而已今虜野無所掠勢必深入官軍環視拱手莫
與一決死戰者乞勅該部速發勁兵迎敵。上是其
言命兵部如議發兵聽仇鸞調度禦虜仍令查叅古
北口主客兵將縱賊入境者以名聞命都御史商大
節便宜募軍發戶部銀五千兩貯兵馬司聽用有伎
勇異等士倍給賞銀命聽征叅將劉錦帥所部人馬
同王儀守通州給守衛官軍直米令其晝夜直宿不
得更番候事寧分班之日住支總督九門英國公張

溶等言守城官軍有兵無將難於統攝坊市民兵皆
烏合之衆宜亟發軍器糧賞得旨令戶兵工三部
選委屬官分詣各門聽坐門大臣調度違悞者指名
叅治是日晡時虜自通州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餘騎
至安定門迤北教場仇鸞徐珏邀後騎于白河孤山
斬首十三級奪馬十四匹壬午虜大衆薄都城分掠西
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等處畿甸大震總兵高秉元
都指揮伯昂徐鏞等連營城外禦之不能却上責
兵部坐視不行驅勦令朱珥亟以兵應援詔以大
通橋見貯漕糧分給諸路客兵未至者權寄天津等

倉以城中米價騰貴預給文武百官并軍匠旗校人等九月十月俵糧仍諭各坊毋高價病民宣府總兵趙國忠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姚冕山西遊擊羅恭各聽調入援營玉河等處詔兵部通查諸鎮兵數以開發銀賞給俺答縱所虜河渠馬房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上以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因召對于西苑上曰今事勢如此奈何嵩對曰搶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虜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食正須議所以禦之之策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中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然關係國體重大，須乞皇上主張。上作色曰：正須大家商量，何得專推於朕。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此事宜權許以疑虜，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皮幣珠玉則可矣，萬一有不能從者，則奈何。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疑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外，另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城臣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迴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有

備矣。上首肯曰：卿言是。遂出。與百官議之。嵩因素令中外臣民咸望。皇上一出視朝，撥亂反正。上微哂曰：今亦不至於亂。朕不難一出，但嫌驟耳。階曰：中外望此舉已久。今一出如旱得雨，何嫌於驟。上乃許。明日視朝。於是命嵩等退。是日階集百官議闕下。議未定。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束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厲易退耳。時上遣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宣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以上。貞吉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猷辨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詣諸將營中，賞軍激勵士氣，仍許開損。

軍之令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爲戰但得一首
級賞銀百兩逗遛觀望不戰者誅無赦 上覽奏即
陞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
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以仇鸞爲平虜
大將軍節制諸路人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副總兵
以下不用命者俱許以軍法從事陞楊守謙爲兵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同提督內外諸軍
務時鸞兵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外徘徊觀虜虛張聲
勢得死虜首十顆獻之守謙兵薄虜營而陣以無後
繼堅壁不戰 上自是不悅守謙矣癸未 上御奉

天殿百官公服行一拜叩頭禮命禮部尚書奉勅諭
至午門鴻臚官宣示群臣曰今虜聽我背叛逆賊入
侵畿地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上不視朝我亦
不任事夫以平日云君逸臣勞竊聖言以已欺懷不
忠至此尤甚何有主憂臣辱之實敢爲上行下效之
肆朕中夜之分亦親處分輔贊大臣日夕左右未頃
刻有滯于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天背主尸物
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脅我朝入大內恐嚇朕躬沽名
市美非黨卽畏奸臣敢欺君父各悞事大小諸臣便
一一指名叅劾定罪其餘各同寅協恭悉心國事凡

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再如昔
玩視並以軍法行刑詔起原任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尚書楊守禮總督宣大侍郎劉源清兵部左侍郎
史道右副都御史許論等於家各趣令赴京聽用時
虜衆薄城上以丁汝夔舉措周章詰責之吏部言
欲圖安攘須用大臣曾歷邊方夙嫻兵略者因推守
禮等名上汝夔不自安乃請躬督諸將出城禦虜以
侍郎謝蘭督理部事上責其推諉令居中調度如
故不允命總督倉場侍郎孫應奎專管督餉隨軍給
散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逢時奏舉將材如翰林尹臺

趙貞吉正維禎科道如張秉壺葉鏜唐禹楊允繩呂
光洵黃如桂部屬如江冕李棟劉自強黃元恭張材
及司丞張遜業起復知縣馬如驥皆素閑方畧宜亟
選用因言九門晝閉不便軍民且示虜以弱各處調
到官軍請亟勅巡視大臣給以軍器資糧督之出戰
但有能奮勇先驅者即小挫勿論其城中坊舖居民
往來乘機爲奸宜重繩以法。上是其言下所司議
行其閉門一節已有旨令設兵加意盤詰何乃不遵
使入者無聊出者盡棄是何心耶今虜至已五日戶
兵工三部官兵糧器具漫不經理其各令陳狀以聞

時京城門閉民避虜至城下者俱不得入號呼之聲直徹西內會德等言及之遂開門便民出入甲申禮部尚書徐階集廷臣上俺答求貢議畧言虜酋悖逆天道犯我郊畿虜劉人民蹂踐地土揆之大義所當必誅今雖稱臣求真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且其文書皆漢字真偽不可知臣等以爲求貢必不可許宜日遣通事質勅諭虜酋如果悔罪求貢則當欵兵出境具表款塞聽朝廷處分如駐兵境內邀求速賞則惟有勵將選兵以大義致討必使匹馬不返以洩神人之怒得旨虜酋入犯神人共憤如議集兵剿殺

不得輕信偽書致墮虜計勒通政使樊深爲民深條
上禦虜六事亦廷臣所共言者惟其中言仇鸞與虜
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非士不用命卽係主將養寇
要功乞密遣近臣承制詰之令具以狀對 上覽其
奏謂深借陳言隱攻仇鸞遂斥爲民是日虜退趨白
羊口戶部尚書李士翱侍郎駱顒兵部尚書丁汝璈
侍郎謝蘭工部尚書吳松侍郎孫禴各奉旨陳狀引
罪有 旨下汝璈獄士翱革職松住俸俱戴罪候處
顒蘭禴奪俸五月調大名兵備副使殷學于涿州防
守命錦衣衛速繫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叅將劉錦至

京訊鞫陞巡按御史王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
儀命新赦都指揮僉事歐陽安克東官廳叅將代領
錦軍先是募騎自宣府東行本兵不虞虜猝至不爲
備忬獨行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
疾馳至通州爲守禦計無何虜至上密使中使覘
忬方勵士乘城大喜御史姜廷願劾儀錦庸懦不職
忬亦劾儀等縱士卒凌虐大同軍上遂命逮繫儀
擢忬代之大同軍者仇鸞所將入援兵也素無紀律
往往詐稱遼陽軍入民間鹵掠京軍捕得捶之繫通
州獄上謂大同軍率先赴援縱有罪出於飢疲令

免窮治送大將軍收撫於是驚兵益驕民間苦之殆甚於虜焉先是虜騎至安定門上命守謙與保定副總兵朱揖等并力擊之揖等見虜勢盛莫敢前守謙亦以兵部未檄調為辭時京城外西北隅火光燭天內臣園宅在焉相與環泣上前稱將帥不力皆為文官所制故虜得至此上震怒曰守謙名稱入援何數日坐視不出一戰且朕親降肯趣之應援兵部豈有不奉行者何得稱部檄未至擁衆自全命錦衣衛捕守謙同汝襲至廷鞫之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事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乙酉虜遁

至清河迤北。上命大將軍鸞嚴護。陵寢仍令搜

捕近京群盜乘機剽劫者。俱許以便宜行事。毋待部
檄。兵科給事中俞鑾等劾奏。兵部尚書丁汝夔。郎中
王尚學等禦虜無策。當治。上曰。丁汝夔。李士翱。胡
松。已有旨謝。蘭王尚學。俱革職。戴罪理事。俟事寧。議
處。言官有耳目之寄。畏縮不肯早言。但推諉云。方當
有事。忍心負主。且掇拾不御。正朝姑奪俸一年。已御
史刑尚簡等亦疏劾。汝夔等及巡撫都御史王汝孝。
總兵羅希韓。盧欽。報汝夔等如前旨。汝孝等命錦衣
衛遣官校往械繫之。仍責尚簡等忍心畏縮。不早糾

舉俱奔俸九月丙戌京師戒嚴侍郎王邦瑞請躡虜
歸路擊之御史呂光洵亦言今大雨彌月京畿千里
之內泥淖徑尺虜馬難騁長技莫施請亟詔諸將乘
便邀擊務使虜大挫而歸以弭後患上然之趣遣
郎中江冕董懋中等分詣諸將營督戰仍命兵部發
兵戶部發糧餉工部發器械太僕寺發馬匹各不許
怠悞延緩賞遊擊徐仁王棟大同遊擊王祿各銀三
千兩紵絲二表裏中軍把總等各銀五兩軍士二兩
以旌鸞言其禦虜有勞故也降左諭德蕪御史趙貞
吉爲廣西荔波縣典史貞吉以出城勞軍還復命因

言臣以奉宣 明詔懸布賞格勸大將軍驚以乘雨
襲虜仍傳諭城東西南防護諸營獨宣府總兵趙國
忠兵在沙河迤北臣未經辭朝不敢遠去 上曰貞
吉奉勅宣諭各營所領銀兩未見處分如何卽云復
命且妄以未經辭朝爲言顯屬欺誑其逮送錦衣衛
鞫實以聞已而錦衣衛奏狀 得旨貞吉沽名欺上
實非真忠且言周尚文功未報沈束未放及至委用
却乃畏縮敢肆誑君代人懷怨姑杖五十降邊方雜
職用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大學士嚴嵩於西苑直
中尚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

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高聞大恨乃佯薦貞吉使出城賫銀勞軍時虜騎與諸軍分屯城外者相去各數里貞吉就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虜且漸引去貞吉計無所出恐後時乃賫勅巡城外徧諭諸營而還比且復命遂得罪貞吉雖舉動率易無當于事然其忠憤激烈當衆心皇皇疑懼之時能扼腕危言顛沛而不悔其氣亦足壯云丁亥大將軍鸞逐虜至白羊口迤東紅橋雙塔等處虜以白羊道狹恐我軍逐擊之遂掣其半由高厓口舊路出鸞軍不意虜東返

猝與虜遇皆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鬻幾爲所獲以
裨將戴綸徐仁收得免虜長驅至天壽山見總兵趙
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 詔於慶壽海印二
寺空地結麥以居城外避虜之民仍發太倉芻蕘二
萬米二千五百石行順天府官給之 命西官廳聽
征總兵李鳳鳴克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總兵官
延綏遊擊將軍徐仁克密雲古北等處副總兵官俞
侍郎王邦瑞不妨部事 兼提督團營軍務陞陝西布
政司右叅政吳嘉會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
州邊備巡撫順天 詔京營將九聚許策等帥兵一

萬人趨薊州防虜東掠山西寧武關入援守備劉潭
帥兵一千二百人駐蘆溝橋捕內寇殺兵部尚書
丁汝夔侍郎楊守謙時法司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譙
失悞軍機律俱秋後處斬上怒甚謂汝夔罔上毒
民守謙黨同坐視皆死有餘辜趣命所司行刑汝夔
仍梟示妻流三千里子克軍鐵嶺衛以刑部侍郎彭
黠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沈良才議獄遲緩各杖
四十降俸五等刑科給事中張侃杜汝楨烏從善違
旨覆奏各杖五十侃仍黜為民初虜薄都城汝夔
恐喪師輒戒各營兵勿輕與戰各營兵惟守譙兵最

近城風聲易達，故諸將士遠避不戰者，輒引本兵及守謙為辭，語聞禁中，二臣遂得罪。戊子虜出橫嶺，口趨懷來，川總督蘇祐宣大巡撫趙錦督遊擊李良兵擊之，斬首四十八級，生擒三人。己丑賞仇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趙國忠徐珏張騰各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王臣王綸趙臣孫時謙袁守正姚冕羅恭各二十兩，二表裏，涿州守備井田所部兵共給銀三萬二千餘兩，以入援効勞故也。是日虜衆始盡出邊，人馬飢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之敗，竟不敢逼，但尾送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返。十八日大

同遊擊王祿于懷來斬虜首十七級獲馬十二匹。二十一日山西遊擊柴縉于昌平奪回男婦二百四十人。二十三日都督九聚襲虜于海店生擒四人。旣而鸞報功至八十餘級。或云皆詐割死虜及平民首級云。按本兵自張縉廣通賄賂債帥克斥邊庭。以至邊事日壞。縉死。屢推代之者常不稱。旨有旋推旋斥者。而汝夔故以廉謹稱。原非軍旅才也。一旦誤膺樞柄。當犯闕。遂不勝周章。比就逮時。咫尺不能前。頗萎頓。乏丈夫之氣。且其死也。或又曰虜自壬寅以來。無歲不求貢市。其欲罷兵息民意。頗誠懇。當時邊臣

通古今知大計如總督翁萬達輩亦計以爲宜因其
款順而納之以爲制禦之策乃廟堂不爲之主議既
大言閉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實而爲之備
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馬飲郊乃詔廷臣議其
許否則彼以兵脅而求我以計窮而應城下之盟豈
不辱哉此史臣亦觀近事而爲之說庚戌之後非不
議馬市而歲歲犯邊如故世廟始悔而罷之俺酋
不老且病王台吉父子無間可乘欲互市納款如今
日談何容易俺酋固虜中一豪傑能知時盛衰其晚
年悔禍此有天意非人力也

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禮部尚書徐階言近者逆胡深入郊畿皇上赫然按諸不任事者罪內外臣工固已莫不震懼矣但人才不同譬諸器物小大長短有限若不擇而用之恐終無以稱任使也今世論人大率重修謹夫修謹之士平時非無可稱然而循途守轍不足以倉猝應變徐言緩步不足以慷慨立功今當應變立功之秋苟付之若輩是匠氏以桶爲杗終於不稱而已伏覩原任都御史何棟原任副使聶豹其才識膽畧迥異時流

而豹守平陽禦虜已有成效獨以不能顧瞻俯仰趨
趨躡嚙爲世俗態是以仕不果達乞勅吏部急將二
臣起用仍推此意廣求異能待以殊格庶緩急有濟
上納之命亟查豹裸取用按階是疏實得用人要
領顧所薦豹棟後來亦未有建立豹起廢纔三年而
躡進本兵竟以迂慢爲上所斥既被廢還家以倭
阻吳門人有問豹退倭之策者豹舉孟子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爲對聞者皆掩口而咲其所謂應變立功之才如此
棟數年在邊或云其家富可敵國

衢州巡撫都御史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副總兵盧越以
縱虜入邊各逃至京下法司鞫訊皆坐死 詔特從
末減發邊衛充軍初 上遣官校逮汝孝也怒方熾
令綁縛以至於時餘虜盡出邊官校不敢前則託言
汝孝等追虜白羊口遠不可猝至至是 上怒漸解
汝孝得不死是時汝孝雖不能過虜進邊然城下之
役周旋防護亦可謂以身殉國視仇鸞坐擁重兵初
無當於虜之出入而反素首功特蒙賞賚亦一時無
其代者 上不得已而寵信之也

刑部江西司郎中徐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畿輔

詔使群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探本之論陳於陛下。

者。今大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皆括
剝軍民。非致金寶以克嵩之囊橐。是以釀成虜患。幸
上不誅。乃復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護清問。縱

于世蕃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
老廢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
憤。而竟莫有一人敢抵牾之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
比周。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鷲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
稍涉疑畏者。先必關白。然後敢聞。又嵩之權柄足以
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固。

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惠，合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奪人口，故諸凡論薦者，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卽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于時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薦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自癡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伏讀聖諭，有大破逆賊虜寇之語，竊謂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亟罷薦父子，皇

上擬權於穰清之上而六鄉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疏入。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嵩不自安求去。上慰之曰。小人乘伺但引激主怒何可墮彼計。不思竭忠輔朕焉。卿其益盡初誠多事之秋勿固辭。嵩疏謝仍乞放其子世蕃回籍。上憫嵩老止一子世蕃令隨任侍親。按是時論嵩之疏多矣。未有若學詩之能洞灼其心術者。時學詩之族兄徐應豐者以書寫給事無逸致與嵩朝夕相處。嵩疑學詩之疏必出自應豐。口授明年熈吏部以內察中之應豐既罷官詣迎和門辭。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

政事何得考斥卽傳 旨留用是嵩愈忌應豐後數
年以誤駕科書譖 上杖殺之

上諭閣臣曰昨入犯之魁華人爲多外域之臣敢於我
前帶信坐觀城池可歟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
萬天豈不怒焉聞其歸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
日久不可更以好武爲阻惟財用乏固非君理之事
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令先集兵聚糧爲要卿
等示兵戶二部臣知之 上復諭仇鸞曰卿勿怠此
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鸞對言
方冬虜中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又諭云

昨陳之疏具悉竭忠但機貴于密孔聖大誠鸞復對
事以密成亦以預立乞勅下廷臣集議或姑假臣
經累之名凡宣大薊鎮積芻峙糧以待非常之舉
上曰虜賊逆天犯順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必當
征討爲上爾等旣集議僉同凡當預備事宜所司亟
擬行督餉大臣如議添設是時上銳意討虜欲一
雪城下之耻乃輔臣如嵩大將如鸞何可倚恃故中
劄馬市之議以阻問罪之師雖舉朝豪傑扼腕于二
石顧揆之人才事勢疑亦未可輕舉也

巡視京營主事申樾以咸寧候仇鸞恃寵弄權奏言營

政更張之始臣叨耳目之司凡事願加詳慮博訪不
當決計於一人責效於旦夕上以其疏不明示鸞
密報鸞心知所謂因奏樞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
等使不得行事耳且京營巡視官近已添設科道二
員今益之主事重以職方之勢臨之臣等脅息懼罪
且不暇何暇謀勇得 旨下樞鎮撫司拷訊遂革巡
視部官按嘉靖中 朝廷有人當嵩鸞勢暴如火而
天威又復嚴重然攻擊二臣者史不絕書逮慶曆
以來常俟柄臣既死而後爭下石焉者多矣乃其人
亦自負於忠諫之林而厚自揚詔何也樞後起用終

吏部郎

上欲祧

仁宗昭皇帝升祔

孝烈皇后禮部會議

孝烈皇后久正中宮功德隆重專室祔享經禮昭然
今奉先殿后位未設誠干禮未備然而遽及廟次
則臣子之情不惟不敢實不忍也臣等竊以爲孝
烈皇后神位宜仍遵勅諭安奉先殿慈孝獻
皇后之側凡祭享儀節除忌祭讀祝外其餘並如
勅諭則禮制歸一矣是時大臣會議尚書徐階頗以
祔廟爲不可都給事中楊思忠主階議餘無言者上
使人覘知狀及疏入上乃曰爾等懷二之心半至

于今耶。今茲非專論。后又非子爲親夫爲婦也。正議
止以朕躬論。顧無人肯奉議者。爾階與思忠二人議
定以聞。卽是矣。于是階思忠言。臣等愚昧不能仰知
聖意。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至後
兄弟相及。則亦有不能具六世者。况國朝廟制。用
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九室皆滿。若以
聖躬論。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乃他日聖子神孫
之事。而煩聖上身自議之。則臣等之心。尚有所未
安者。謹按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夫禮由義起。五可
以七七。可以九。則九之外。亦可加也。臣等以爲今日

之事宜準三代廟數遞增之例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而以其一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可不必祧而孝烈皇后可速正南西之位且在皇上無預祧以俟之嫌上曰會議當令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非懷二耶爾等臣子之議于當祧不當祧正宜力請可得謂之自議且禮得其正何避預祧以俟爲嫌耶其更歸一會奏于是階等復會諸大臣議言聖見高明超出千古非臣等所度謹按唐虞夏五廟其祀皆止四世周九廟三昭三穆然而兄弟相及亦不能盡足六世今仁宗已爲皇

上五世之祖以

聖躬論

仁宗於禮當祧禮曰天

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湏而成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惟女順母道也孝烈皇后久主中

官毋儀萬國于禮當祔臣等衆論攸同宜奉祧仁

宗升祔

孝烈皇后于

太廟第九室及

奉先殿

神位一體遷祔以明典禮疏入報聞已禮部以祭忌

在近請旨欲擬上祧祔及奉安神位儀節

上猶憾

禮官初議不即許乃曰

孝烈皇后所奉配者乃入

繼之君又非六禮之始忌日雖不祭亦可部臣愈益

惶恐乃言

皇上受天景命纘

祖鴻業神功聖治

超越百王武烈文謨佑啓萬世所謂應運中興大有
爲之君 孝烈皇后德隆貞一行備清真祇奉 兩
宮助祭宗廟則 聖孝益彰 親垂西內表率六壺
則王化益廓至于 拯危 車駕彌變宮闈勳列蓋
乾坤慶澤流宗社所謂以聖配聖炳乎相成者也而
皇上謂非六禮之始欲罷忌日之祭臣等伏覩本朝
故事 宣宗章皇帝廟舍 恭讓皇后祔 恭孝章
皇后 憲宗純皇帝廟舍 吳后而祔 孝貞純皇
后忌日必致祭于 奉先殿則是 祖宗之制原無
先後之拘况 孝恭章皇后及 孝貞純皇后德雖

盛而未聞有功。孝烈皇后功既崇高，兼有其德。今日升祔之禮，忌祭之儀，典則具存，臣民共戴，幸容臣具儀開奏奉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第九室奉安神位于。奉先殿至期舉行。忌祭則正義明而禮制定矣。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本當祔廟，居朕室次，自前歲朕諭之，丞弼示之禮官，謂今日未宜。此言徒飾聽使，愚者惑之。曰：忠諫之情，實俟題朕之神主耳。乃命候。肯行事已而。上諭輔臣曰：卿等直內固因贊事上玄，然國家大政未嘗不許非議，后忌祭禮官及諸臣不肯從正，卽未所云猶強耳。由此

觀之人心全不識天時初以皇兄無嗣皇考係
近親屬在朕躬本之天定今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
十年矣猶不明至是乎今郎不忍奉祧仁宗且置
后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至傷
情卿等其更言之于是閣臣傳諭禮部部臣不敢復
言第請如制祧祔擇吉行禮上乃許之是時孝
潔皇后為上元配尚未有所祔故上意疑禮臣
之不肯祔孝烈者以此禮臣乃卒迫於從令之恭
遂舉以宣廟之恭讓憲廟之吳后為言而
不知其事體有大徑庭者於乎君臣之際將順易而

匡救難誠然哉

兵部侍郎王邦瑞疏言今兵部尚書缺時召起翁萬達于制中且二月餘恐天下握兵柄者目獨心嚮縶端漸長其于國體政經關係非細蓋陰指仇鸞之擅也上不悅曰戎政初修忠將是託况朕有密詔非其自擅若爾等肯選任諸將集練兵卒隨事效忠比常加意使用無不當籌無不臧亦不待伊言矧令君自勞心今一矢未發先自攻譖大臣謀國之忠當如是耶按鸞之逆肆甚矣當其時鸞嵩方深相結納故閣臣不出一言而朝廷之紀綱陵夷殆盡此非細故

也邦瑞爭之力頗得大臣體然自是邦瑞之位危矣
癸卯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奏乞罷馬市以全國

威以絕邊患其畧曰去歲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欲報數百萬赤子之仇

而雪城下憑陵之耻此神人之所共幸也臣比見俺
答求開馬市之書大肆無狀竊意皇上必決策北

伐而興問罪之師矣及廷臣會議乃許暫開馬市臣
不覺仰天長嘆夫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勇

夫壯士踰伏下位者又不可勝數不能生擒酋虜剿
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何哉臣請陳其不可

者有十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今虜辱我，如是不能聲討，反與之和，則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志天下之大讎，一不可也。頃皇上屢下北伐之命，臣民夷夏所共聞，天下方引領以望王師，而乃一旦改爲和議，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犬羊爲市，冠履倒置，損國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驟聞虜患慘毒，莫不憤恨，思與逆賊決一死戰，聞馬市旣開，則謂朝廷無意於報虜，義氣一散，不可復振。灰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虜變之後，天下頗講

習武事、和市既成、則封守之防日潰、將士之習日偷、憚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吏民、狗雖私與虜通、猶畏法而不敢肆、今以互市為解、私通者莫可誰何、將勾引為禍不測、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罹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威而不敢動耳、今謂國家兵威不足以制虜、即群起為盜、夫孰能難之、啓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搏一戰、猶以我倉卒無備也、今調兵已半年、而竟許和市、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變詐無常、今我遣臣重載金帛至邊、彼遽約不來、未可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大學士嚴嵩言伏蒙 聖諭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言不可開馬市者臣等欽遵卽邀在直三臣并兵部臣錦臣豹臣時徹等到直會計。錦曰先年胡虜求貢當車之臣未能委曲善處致賊借口侵寇數年今復以貢馬市爲言本部會廷臣集議暫塞其欲爲我戰守設備之計已蒙 皇上允行大臣昨已出關若復中止恐啓釁端臣豹曰繼盛今日來見道其上疏豹曰此舉本借爲羈縻之術以修我備非特此以爲久

安、依爾罷開馬市且倉卒有侵犯作何方畧應之繼
盛語塞臣時徹曰胡虜逆天犯順孰不欲聲罪致討
但兵食未充因其悔罪通款暫爲羈縻之術今若中
止非惟臣體不一抑恐變生不虞臣希忠階曰開市
原未嘗忘武備業已差官無容別議臣鸞曰議起於
鸞行止我不敢言諸臣之議如此臣等議得 朝廷
舉措關係非輕目今虜使質留在堡大臣已去在途
委難中止合候史道到彼同蘇祐等酌處待報另議
至於備虜之宜臣等欽奉 聖諭只依 皇上初意
且堅吾守直待彼犯定要一剗一掃此誠帝王萬

全之道也。上意猶預久之。復諭輔臣。歲市二次。可止。只與目前一行。仍亟行史道等。令示以中國上體好生。俯軫民患。特准一次。自是以後。十年不敢犯。輸情上表。方再准一次。貢謂必不許。勿得示弱。令賊欺。夏修我內治。一時不懈。爲當。高等因言。聖諭詞義嚴正。恩威並著。臣等不勝欽服。但兵部原議。馬布。歲開四次。奉旨。止許二次。以經咨行。總督等官。傳示虜營。約束部落。待命。今復裁止。恐無以示信。外夷且彼虜遣人留質。情詞誠懇。伏望仍前。明旨。容開二次。若過爲需求。不許輕聽。至於貢。必不可許。及申飭。

邊臣嚴加隄備俱如 聖諭遵行報可按是時邊備
久踈庚戌之變虜蹈無人之地而文武諸臣竟無一
人可恃爲長城者故 上不得已曲從馬市之議而
繼盛之疏則大以爲不然雖至心謹而亦未諳時宜
故密諭嵩有小人阻議國是紛紛何由而定之語蓋
意未嘗以繼盛疏爲非是也特雖大將軍之體不得
不斥繼盛以重專閫之權耳然未幾而俺答背約入
犯無虛歲 上始悔馬市之議誤而躡史道所謂暫
塞其欲而修我戰守若閣部大臣會議之言豈非共
諛大將軍以欺 上哉嗟乎有君無臣雖堯舜不能

以治天下也。

經略京城內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商大節奏臣受命
經界京城但謂事體之未安綜理之未備臣得以參
酌奏請助其所不及耳非有重兵在手專以戰守爲
責者也今咸寧侯仇鸞乃以京城四郊分布於臣且
云平時則修築訓練有警則相機截殺是京城利害
以臣一身當之矣及查仇鸞分布人馬之疏則止留
京軍柔脆者防守九門而自以精銳五萬中途截殺
儻虜人有知以一陣衝仇鸞又以一陣趨京師在仇
鸞則進退失據在京師則救援無兵昨午之事爲鑒

不遠乃諉臣徒守難矣且臣奉命所得節制者叅將
麻宗等巡捕官軍耳仇鸞又屢爲分調駐劄不令臣
知是巡捕官軍即亦非臣所有萬一奸宄乘虛竊發
倉卒之間誰爲捍禦且 勅兵部詳議或遵 勅諭
所開戰或從仇鸞所分布麻宗人馬或屬之兵部其
修築城堡訓練兵馬預處錢糧應爲何人并乞早爲
裁斷以便遵行疏入 上怒其推奸避難命錦衣衛
捕送鎮撫司杖訊法司議大節罪比領兵官已承調
遣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悞軍機律斬大卽復疏
辨 上曰爾未臨敵已先忘國自愛又可與戰耶命

下 詔獄嚴禁之。已大學士嚴嵩等因言大節固有罪，但法司所擬比似於所犯未合。蓋原律謂臨敵時不進兵策，應致悞軍機。今本犯雖涉推避，蓋非臨陣失機之比。乞 皇上少霽天威，赦其一死。姑發極邊克戍，臣等非敢申救犯人，但欲求合公法耳。不聽。按大節所言，不無推託之迹。既逢 上怒，則法司巧為擬律以阿鷺意，已無復人理。即嵩平生妬賢而於大節之獄，猶曲為申理。然是時嵩與鷺漸生嫌隙，非鷺殺嵩則肯殺鷺也。萌孽於此矣。

錦衣衛經歷沈鍊上言，往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適又

揚言入貢 懷故志

皇上奮發神武張皇六師必

欲乘時北 此固神人之所共悅臣民之所願死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筭方今廟筭必先爲天下誅奸邪而激忠義則虛賊不足平也臣誠憤懣誓不與賊俱生竊見輔臣嚴嵩貪婪之性病於膏盲愚鄙之心頑如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苦心勞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畧以爲治國安邊之策而與其子世蕃日夜圖惟爲自全之計勝已者阻之親已者交之揣摩利干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狼媚病於夏畦而不推之以親賢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守臣非累通

書幣不可以致器。廼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我賞之；罰一人，則曰我罰之。今天下皆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朝廷之恩威，此豈細故哉？臣謹按其大罪，有十：納將官之賄，開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饋遺，令宗藩失職，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籍，下至驛丞小吏，無所遺，官常不立，風俗大壞，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而百姓之財日削，四也；陰制科進官，俾不敢言，五也；妬賢嫉能，中傷善類，必擠之死而後已，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歛怨天下，七也；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

八也。為內閣滿九載而無一善狀九也。不能協謀

天討以紓君父之憂十也。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

室之臣實則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嵩而後敢行小事

書通世蕃而後敢發始也。因賄而得官繼也。因官而

納賄遂使遠近相視習以成風廉耻不行盜賊多起

臣謂今日之考察不先除此三人者雖日退貪墨之

吏無庸矣。然今日之事臣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

者夫賊虜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朝廷之

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則亦可

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今能阻朝

廷之不北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臣原其心蓋由北伐之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其於誤國之罪大矣。乞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者詳議誅黜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伏劔而起爭効死以除虜患矣。疏入得旨。鍊先以作縣壞事被調。即今考察自揣不免。乃敢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計取直名而去。錦衣衛捕繫杖治之。尋發口外爲民。按鍊以知縣劣陞錦衣衛經歷。於衛使倖臣陸炳爲堂屬意頗不安。則時發大言以撼其憤懣。與尚寶司丞張遜業以詩酒相得。遜業嘗引鍊會飲于

嚴世蕃所適虜變集廷臣議退虜之策鍊憑藉意氣
附編修趙貞吉倡言侵嚴氏嵩聞之私語世蕃曰沈
鍊非佳士且少與往來時有餘姚人史中書在側以
嵩言密告于鍊鍊度不免乃倉卒上書擊嵩鍊素能
文章出迫遽不能運筆故數嵩十罪俱空虛無實而
嵩因揭其知縣壞事冀以言得罪可逃考察而出
旨竟坐考察自辨之條投之口外嵩計亦密以險矣
後以口不慎總督楊順曲殺之可悲也

初大同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侍郎史道遣使
詰虜則謂中國妖逆蕭芹喬源等誘致之芹源皆持

持白蓮教邪術出入虜地爲奸其黨無慮百十入散處諸營帳恐虜與中國通爲已不利乃賂俺答左右言芹等有術呪人人死喝城城頽俺答爲所恐動於是道密踪跡白蓮教諸妖張攀隆等五十餘人執之并執芹源等妻子索芹源于虜請試芹源使喝城不效則執以予我脫脫告通事曰某日將自右衛以千騎隨芹等入試喝城毋敢掠也會有旨命道徧歷延寧經理市事道以其事聞因言俺酋前赴市甚恭中休于邪黨臣計料此虜雖未可要其所終而調停曲處得宜尚可挽之以就我籠絡且虜酋惟俺答爲

雄其分住宣府境外把都辛愛等五部皆其親支子
第一有煽動卽爲門廷燃眉之災視吉囊三子散處
河西僻隅者不可同語故今之制馭諸夷要在此一
酋而已臣多方操縱已得要領虜雖惑于畏死未卽
執送等然妖術罔驗端可計日而俟臣今奉命西
行竊慮此中事機未定乞勅當事諸臣毋泥常法
亦不得執以自前虜情小小出入銜銖相較因而坐
失大機務憂深計遠圓融通變羈致俺酋恭順之心
後亦猶昨然後馬市不爲無益耳其前項妖逆務百
方購取無使留滯虜中以養後患咸寧侯仇鸞復言

虜素多詐，每入寇常蓄謀不發，突出不意，豈肯吐露
真情，使我知備，恐聲東犯西，別有狡謀，戰守之備所
當加慎。且原議開市以宣大，切近京師，不得已用爲
羈縻之術，延寧遙遠，虜情逆順不足爲輕重，宜仍番
史道於宣大，令一意處置邊情，用終前績。蕭芹等虜
恠不肯發，宜重爲賞格，縛芹源獻者予百金，餘三十
金。彼其術既不驗，而虜又惟利是圖，亦可以剷除妖
氛，永絕禍本。會虜果犯右衛，總督侍郎蘇祐以聞，
詔俱下兵部議。復虜入，當以戰守責諸將，史道仍留
宣大計處虜情。其妖人蕭芹等宜用黨所擬賞格懸

購詔悉允行。按是時上以撻場爲念而惡勾虜之人。於是邊臣不思隄飾邊備而日捕亡人以獻。彼蕭芹之存亡果何益于虜之來去哉。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初馬市原議以段布米麥易虜之牛羊馬匹。于時諸酋急欲易馬中國亦但其段布應之而已。及七月初脫脫執送妖逆蕭芹等。因言富虜能以馬易段貧者唯以牛羊請易菽粟。朝議則復難之。侍郎史道流言互市原非可以久恃。然目前羈虜之術莫便于此。蓋虜性貪而勢強抑又甚貧。凡所資于我者衆而非抄

掠則無從得也。其入吾又莫能禦之。故歲被其侵暴。茲虜求互市于中國。以有無相易。馬匹牛羊。彼之有也。菽粟布帛。我之有也。各以所有餘。貨所不足。使虜小大貧富皆需我之有。而我邊鎮之人亦無不受其利焉。又于中量爲恩禮。虜雖禽獸亦必以所遇爲榮。以所通爲便。顧戀留連而不能舍矣。執是以往。縱未可期。以未馴。即三數年有可必者。而我乘此閒暇。汲汲自治。簡練武勇。繕修險塞。克裕軍儲。整飭兵械。遲以歲月。將使富強在我。則雖進而別圖。以震疊威靈。亦在所優爲矣。今之坐談以敗成事者。其說不過有

二、一曰虜不粒食其芘粟將以之食我逋逃。一曰虜馬且壯將乘市深入夫虜以牛羊來市得粟幾何安能供逋逃之衆且又何愛此奸孽而舍牛羊爲之需食也其歲時侵犯未嘗欲入而不能而又何借市以乘便耶實爲馬段之易虜之富者利之貧虜蓄唯牛羊已爾虜富者十二而貧者十八今不一爲通融恐爲飢寒所迫衡決約束有妨大計乞廟謨早斷俟爨未萌爲邊疆久遠計是時俺答約束西諸部毋犯亭障數使使問市期而廷臣多謂虜欲無厭旣易段布復請菽粟恐將來益有難從之請議久不決道復

上言曰北虜貪詐自古未聞可以情孚義結之者茲者俺答又稱雄黠傾乃特求通中國一念耿耿不息而中國不以時應也故邊患甚焉近 皇上特准其請命臣道經畫其事臣於三月臨邊俺答節傳諭各部禁其南牧是以西起延寧東盡宣大環境數千里由三月以迄七月自妖逆蕭芹等誘入二次外更無三五零騎侵擾近邊者道資之邊境父老咸謂百餘年所未有此不獨見其尊奉 朝廷遵守信義即其威令之行于各部亦足徵夫夫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今俺答懇請以牛羊易粟豆蓋欲借是以定諸部

落之心諸部心定則俺答內向守盟之心益專一矣
乃自八月初臨邊整備牛羊候肯交易而命久不
下且粟豆與段布隨在有之卽有闕乏轉輸亦易是
在督撫諸臣有地方之責者秉公協力一指揮號召
之而已豈真難哉且擺邊之費最爲無益其在今日
尤謬妄非計若輕定二十日移其所省糧料卽可辦
此市費其弘賜等堡所蓄衝口之糧今日乃無所用
之權宜假借亦足支給至于所易牛羊估克官軍俸
糧爲利亦博伏惟速賜施行以慰虜衆懸仰以曲全
虜酋恭順之心邊疆幸甚是時宣大督撫諸臣蘇祐

何思等見 朝議洵洵怵于利害慮異日蒙首事禍
亦疏言不可謂虜牛羊衆非塞下粟所能博易恐因
而啓釁不如勿許咸寧侯仇鸞惶惑無所執亦變始
說請下廷臣集議便宜爲行止臣行詣將嚴爲之備
以待戰守俱下兵部議以祐思等之言爲是 上以
問太學士嚴嵩嵩言道請以米與虜易牛羊鎮巡官
以爲不可臣惟今春開市之舉彼時兵糧未集權以
緩其入然市事甫畢旋入搶且虜邀請無厭將來莫
知紀極卽今徵兵四集正宜決戰以挫鋒鋒不宜任
其要挾祇以示弱耳驚欲分布戰守其當干是 上

下部疏謂虜變詐要求不可，惟命大將及各總督鎮撫巡官一意以戰爲事，已倦答遣使謝賜帽帶表裏，以昨歲犯京師引罪，謂爲朶顏所誘，且乞賜職役誥命，道以其表聞得旨，虜乞請無厭，史道不思處置邊備，乃爲瀆奏，其令即日回京，自是虜謂中國不足信，後時時剽掠境上，然嗜馬市利，未肯公言大舉，邊臣亦與之互易不絕，以中其心，大段畏而啗之，無復前時制馭羈縻之略矣。既逾年，虜好復絕，按邊臣以虜情蠢惑，上聽業已成套，是時倦答方強，目無中國，其上表謝賜引罪，疑俱屬道等自爲之，而虜或不

知也馬市安得久行哉

都給事中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奏兵部尚書史道
茲以邊陲多事特起之廢棄之中任之馬市之責正
宜宣布恩威陰伐虜謀稱上任使乃敢傳送謗言委
靡遷就馬市開矣卽欲易米穀米穀塞矣卽欲請號
令觀風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爲謝恩况表文又不係
專撰其設心爲何道不去則馬市封冊之議不已夷
虜無厭之請難從人懷兩可之疑士無必戰之志國
是紛紛無日而定亟且罷黜以爲謀國不忠之戒躡
入上怒曰史道已有旨令回京道未回時爾等何

在既有所志當不移刻陳奏何專一探試 朝廷雖
劾道本欲論鸞光裕愷各廷杖八十餘姑罰俸一年
按史道倡馬市以辱國罪在不赦而光裕與愷論之
似矣第不如楊繼盛先事而言乃揣摩 上意方追
補一疏烏知 上之不可欺乎二臣廷杖時舉朝爲
之痛快已光裕竟死杖下而愷得無恙